

18 刊新典古



詩月西廂

——中國古典愛情故事之二——

古典新刊
18

待
月
西
廂

莊嚴出版社

• 18 刊新典古 •

待月西廂

編著者 陳 捷 珠

出版者 莊 嚴 出 版 社

發行人 鄭 惠 文

發行所 莊 嚴 出 版 社

臺北市士林福國路一〇〇號

雙子星大廈二樓 A 2

郵政劃撥帳戶 一一二一九九號

定價新臺幣六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

究必印翻 • 有所權版

換更回寄請，裝倒、損破、頁缺

目錄

「新編白話古典愛情小說」前言.....	一
序.....	五
霍小玉.....	七
金玉奴.....	三五
李亞仙.....	七一
西廂記.....	一一七
玉堂春.....	一七一

「新編白話古典愛情小說」前言

這一套「古典愛情小說」專集，乃是「新編白話古典小說精華」的續輯。關於古典小說新編的旨趣，我們已在前一輯的前言中闡述過了。我們整理的方式，是以現代的白話，透過現代的精神，重新改寫闡釋這些故事，重要的是，注意到故事的可讀性、趣味性，按性質、朝代分門別類，各自成書。初輯共有七本，它們是：

1. 西湖故事（古典新刊10）
2. 豪俠傳（古典新刊11）
3. 中國神仙故事（古典新刊12）
4. 中國鬼怪故事（古典新刊13）
5. 龍虎傳奇（古典新刊14）
6. 狐影仙踪（古典新刊15）

「新編白話古典愛情小說」前言

7. 奇夢錄（古典新刊16）

續集便是這一套「古典愛情小說」專集，共有三本，它們是：

1. 定婚店（古典新刊17）

2. 待月西廂（古典新刊18）

3. 四道爐香（古典新刊19）

古典小說中，描敘男女間愛情的故事，可說為數極多，份量頗重。在全部的小說作品中，形形色色的愛情故事，恍若顆顆晶瑩的圓珠圭璧，千百年來傳誦在廣大的人民口中。男女間的情感，原是人類自然情感最深摯而懇切的流露，也最引人入勝、深入人心。中國在極早的時候，便有了極美的愛情傳說，不過由於年代湮遠，載籍不易保存，因此至今我們所能讀到的、成簡的愛情故事，首推唐人傳奇。

唐代的愛情小說，大多寫妓女才子悲歡離合的故事。唐代商業發達，與各國間的貿易交往頻繁，交通便利，經濟發達，都市繁榮，再加上李唐開國，原有些胡風，社會禮禁不若以往，男女交往，風氣甚為自由，因此妓女盛極一時。而當日那些名詩人新進士之流，年輕俊美，前途遠大，尤為妓女歡迎。在這樣的現實生活基礎上，文人遂以清麗之筆，描摹才子佳人的離合，妓女

進士的結識，由此所演出種種可歌可泣的故事，真實的人間的小小戀愛悲劇，却極爲動人心肺，予人「淒婉欲絕」無端的感慨。其中的代表作，諸如霍小玉傳、李娃傳、鶯鶯傳等。

到了宋代的話本，由於它們來自民間，所反映的無非中下階層的社會內容和生活面貌，其中的主角，主要的都是手工業者、婦女、商店職工等下層平民，在這裏，我們看見他們嚮往著美好的生活，大胆地追求幸福自由，他們爭取婚姻自由、歌誦愛情自由，使得以愛情爲主題，描敘愛情的故事，在這一階段來得更爲強烈動人。

元明之際小說的主要集子是「三言」。「三言」的內容非常廣泛，涉及社會各方面，題材主要來自民間傳說，反映出民衆追求理想、渴望美滿生活的精神。因此，「三言」中追求婚姻自由和愛情幸福的作品便佔極大部份。或以喜劇收場，或以悲劇收場；有的是對於婚姻制度的嘲諷，有的是對於愛情不忠實者的斥責。像杜十娘、花魁女等，就從各方面反映了婚姻戀愛問題的複雜關係。其中如杜十娘，在這個短篇小說中，具有極濃厚的悲劇力量，透過優秀的語言、嚴謹的結構，突顯出杜十娘忠於愛情的形象。

這一專集中的愛情故事，主要便是取材於上述的小說作品，同時更收集了漢魏間民間傳說的愛情故事。像「韓憑夫婦」，便是歌詠夫婦間生死不渝的愛情，最後並透過了幻想，使人世間的

不平在另一個世界中得到報償，充分表達了人們熱切的願望。其中又有帝王的愛情故事，如長恨歌傳中的唐明皇與楊貴妃；有著名文人的浪漫軼事，如唐伯虎點秋香、冒姬董小宛傳。這些都是久已流傳，膾炙人口的不朽名篇。

讀者可以從這三本書、二十多篇的形形色色愛情故事中，了解中國人在男女情感方面的宣洩。其中有悲壯如史詩，有倩巧婉秀，別具美趣的；都能深深挑起讀者的情緒，並獲得莫大愉悅。

序

萬花落盡，萬樹枯盡，然而一縷情絲亙萬古却不盡。情絲縷縷，織成一張情網，網住了多少美麗的故事。

當眉月初掛，晚風才吹，您可曾想起，在遙遠的古代，西廂內有人苦苦等待，等一份羞澀的愛情？

霍小玉、金玉奴、李亞仙、西廂記、玉堂春這一則則古老的故事，便是「待月西廂」所要訴說的往日戀愛。

陳桂珠序於鹿港老屋

戊午年孟春

霍小玉

「微風驚暮坐，牕牖思悠哉；

開簾復動竹，疑是故人來。」

風過竹簾，庭中傳來陣陣颯颯之聲。霍小玉不覺合上手中的詩卷，脫口低吟起李益的詩句。

「好詩，好詩，好個開簾復動竹，疑是故人來。」小玉倚窗細吟，越覺有味，低迴不已。

忽然，簾子一陣輕動，驚斷了小玉的思緒。屋裏走進一位中年婦人，這婦人雖已年過四十，但儀態雍華，仍存有幾分風韻。她，就是小玉的母親淨持。

小玉見母親進屋，放下詩卷，婷婷嬾嬾地笑著起迎：

「娘，您沒午歇？」

「醒了，睡過好一會兒了哪！」

霍小玉

小玉的娘伸手理了理鬢髮，淡淡笑道。

「小玉呀！又在讀詩了？瞧你，這麼熱的天也不歇歇，當心累著了！」

做母親的不意瞥見案上擱著書，憐愛的埋怨了一句。

「娘，不會的，我一點也不覺得累。娘，像這麼好的詩，叫我讀個整宿不睡，我也願意。」

「噢？到底是誰的詩，讓你這樣起勁呢？」

「娘，您可聽過『大歷才子』這個雅稱？」

「大歷才子？……哦！是不是那個叫李什麼來著的才子？」

「叫李益，娘，就是他。娘，起頭我本來也不信，還以為人家隨便鬧的。方才讀了他的詩，果然才高，叫人越看越是不忍釋手哩！光憑他那兩句『開簾復動竹，疑是故人來。』大歷才子這名他是不虛得的呀！」

「哦？真有這麼好？我兒從來不輕易許人的，這李益想必真的是大詩人嘍！小玉，看樣子你倒是挺仰慕他的。」

「娘，我是。只可惜沒能够瞻仰他的丰采……娘，要是真有這個機會，就算替他磨墨淨衣，也都甘心，女兒這一生就無所憾，怕是沒有這福份了……。」小玉吐露心事後，不禁輕啣起來。淨持素知小玉愛才，見她這麼不勝惋惜，便寬慰她道：

「孩子，那也未可定。因緣巧合，孩子，也許就真有那麼一天哩！」

小玉聞言，半是嬌羞半是淒涼的朝母親柔柔地笑了笑。她自己明白，像她們這樣身份的人家，誰會瞧得上呢？淨持見小玉不語，心裏也想著：像小玉這麼才貌雙全的姑娘，又是清清白白的，照說應該能有良緣匹配，只是她生錯了人家，她實在不該生在娼家的呀！唉……。

正當母女倆各自想著心事，一名著青衣的小婢飛跑著進來，還聲聲喊道：「夫人，夫人。」

「銀兒，你嚷嚷什麼呀？越發沒規矩了。」

淨持輕輕罵了正在氣喘咻咻的丫頭。

「娘，銀兒還小嘛！小娃兒總是蹦蹦跳跳的。」

小玉見銀兒跑得滿臉通紅，十分有趣，便替她分解了幾句。淨持其實也並不是真責備她，這會兒便笑了。

「好了，鬼丫頭，還不快告訴夫人到底是什麼事？」

「是，小姐。」

銀兒俏皮地給小玉施了一禮，接口又道：

「夫人，是這樣的，鮑十一娘來了，這會兒正在前廳喝茶哩！」

「哦？這個大忙人，倒是給我盼來了，可巧哩！我正有事找她。小玉，歇著吧！娘去看看。」

「娘好走，咦？娘，您找鮑十一娘何事？」

「傻丫頭，鮑十一娘是咱長安城裏拔尖的大媒婆，娘找她還有那檔子事？當然是給你作媒，娘要託她特別給你覓一位才郎哪！真是傻丫頭！」

淨持說著，一脚踏出屋外，笑吟吟地走了，留下小玉逕自在那兒紅著臉害羞呢！

夏天的日頭出得早，沒好一會的工夫，天就大亮了。但由於時候還早，一向都是人聲喧鬧的長安城，此刻倒是十分安靜，只偶而聽得幾輛趕早進城做買賣的車子，輾過街上的青石板，發出軋軋的響聲。

不知何時，從東城門邊上的胡同裏，閃出一位婦道人家，只見她一身惹眼的大紅喜色衣裙打扮，頭臉兒收拾得很乾淨，俐落地操著健步，匆忙地穿過兩條巷子，直往新昌里走去，一逕來到一座獨門清院的宅子前，才收住了腳步。她略略的在門前站了一會兒，平了平氣，才輕輕地叩了叩門，問道：

「有人在嗎？李公子，李公子……」

「誰呀？」

屋裏有人回答著。不久，門便「噉呀」一聲的打開了，應門的是一位年約二十，一臉書卷氣的年青書生。叫門的婦人，一見來人，馬上堆滿了笑容道：

「您早啊！李公子。」

「噢，原來是鮑家娘子，您也早。裏邊請。」

婦人道了聲謝，提了提裙角便進到屋裏。

一進到屋裏，放眼所及，只見滿桌滿櫃的書，牆上掛滿了字畫。公子讓了讓坐，看過茶，便開口問道：

「鮑家娘子光臨舍下，不知爲了底事？」

「公子好說，人道是無事不登三寶殿，今兒個我來，當然有事，而且還是好事，與公子您可大有干係呢！」

「哦？真有這樣的事，那就勞您相告。」

「是這樣的。噢，公子，恕老身冒昧，敢問公子，您可娶親了沒？」

「尚未。李益年方二十，而且剛剛得了功名，一切才有了頭緒，那裏談得上娶妻呢！」

「哦，那可太好了。公子，事情是如此。咱這長安城有位喚霍小玉的姑娘，母親姓鄭，本是官妓，但因得孕便被遣放了。小玉的母親自產下小玉後，便帶著她，在勝業坊住了下來，母女倆相依爲命，清白地過日子。如今小玉長成二八年華，姿質穠麗，人如水葱兒似的，就是打著燈籠，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個這樣俊俏的姑娘。小玉不僅是模樣兒出衆，而且還冰雪聰明，詩畫琴棋

無不精通，一派靈氣，可說是才貌雙全。像她這樣的姑娘，嘖嘖嘖，我鮑十一娘作了十多年的媒，還是頭一遭瞧見。小玉已屆及笄年齡，上門求親的當然不少了，只可惜都是一些浮誇的子弟，親事一直不成。公子，您別看小玉是生在娼家，但人家却也是潔身自愛的好姑娘，就像是……

啞，就像是一朵不染污泥的白蓮哪！」

鮑十一娘嚥了嚥口水，接口再道：

「小玉這姑娘自視甚高，不輕易許人，自己對詩書什麼的很有興趣，也特別重才，除非有才學的少年，她是絕不肯許身的；但才子難求呀！這使她娘十分著急。昨天我去霍家串門子，我那大妹子小玉她娘便央著我替小玉覓頭好親。這頭親實在是不好配，必要是相當的人選才能和小玉相稱，您說是不是？李公子。」

「是呀！小玉姑娘高情逸態，麗質天生，當然不能隨便配親。」

「誰說不是呢？」

鮑十一娘呷了口茶潤潤喉，道：

「我想著想著，便想起一人來了，您道這人是誰？」

不等李益開口，鮑十一娘就又像連珠炮似的說了下去：

「就是公子您呀！於是我便說與我那大妹子聽，您猜怎麼着？巧了，人家早聽說過公子的才

名，小玉還唸過公子的詩哩！十分仰慕您哪！結果我是第二句話也不必說，人家就一口答應，反倒求我來提親呢！公子啊！這不是您與小玉有緣是啥？公子，像小玉這天仙似的佳人，天下少有。所以，公子啊！您可千萬不要錯失良緣呀！」

鮑十一娘口沫橫飛，舌燦蓮花，說得李益凡心大動。一段姻緣便在鼎鼎有名的長安城月下老「娘」的三寸不爛之舌下，撮合成了。鮑十一娘見李益點了頭，喜孜孜的道：

「那我就先恭喜公子了，趕明兒跟您討杯酒喝。我已跟大妹子約了時候，這樣吧！明日午時，您就到勝業坊的巷子口去，我派人來接您，您看好不好？」

「此意甚好，多煩您了。」

「您是那兒的話？您要這樣說，可就折煞老身了，對了，一高興倒把事兒給忘了，我還得趕快去報個喜訊才是。公子，老身告辭了。」

「鮑大娘，您不多坐會？」

「不了，不了。公子，明日可一定要來。」

鮑十一娘臨走還不忘叮嚀一句。李益道聲「一定，一定。」送了鮑十一娘出院子，不多時，一條紅色的身影便消失在一片亮麗的陽光中。

李益送走了鮑十一娘，回到屋裏，面對著詩書，却了無心思，腦子裏一直在描摹著小玉的美